

爱喝酒的父亲

李 力

父亲在长途电话里期期艾艾半天，我才听明白他是希望我回去一趟，陪他喝两杯。

父亲没别的嗜好，每天就喜欢抿一小口。打我记事起，每天傍晚他一身泥水回来，那只颇有年头的锡酒壶已温好酒，蹲在炕桌上等候，旁边还有一个从不拆伴的青花小酒盅。下酒菜不讲究，多是些地头的荠荠菜、花椒叶，或自家的腌萝卜、浆水菜。酒却讲究，只喝本地高粱酿的原浆酒，打一大塑料桶回来慢慢喝。父亲洗过手脸换上干净衣裳，便圪蹴在炕桌前，捏起小酒盅，先仰头吱一声来一口，这才拿筷子。每当他举起酒盅，我都会出神地盯着看，觉得他喝酒的样子很神气，也很享受，猜测酒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喝的东西。

有一天，我吵着闹着也要喝，妈瞪我一眼说：“碎屁娃娃喝啥酒么？”我赶紧踮起脚尖说：“我已经长大了！”妈被我逗笑：“才炕沿高就长大了？”“我已是大老爷们了！”我赶紧鼓劲挺起小胸膛，小鸡鸡也挺帮忙，不失时机地从开裆裤里挺身而出。

妈笑得前仰后合，好不容易站稳敛了笑容说：“你爸常年淘井，寒湿重，才喝两口。”我想了想说：“喝了酒，我也去淘井。”

此前父亲一直默不作声，这时呼地从炕上直起身来，眉间拧起一个大疙瘩。妈赶紧抱住我说：“娃莫胡搅蛮缠了，看你爸气的。”

出乎预料，父亲只是瞪我一眼，起身下炕又取来一个酒盅，从锡酒壶里倒了半盅酒递过来说：“娃这么想喝，那就尝尝。”妈伸手推开酒盅，父亲又执着地递过来，我迫不及待地接过酒盅，模仿他的样子，很潇洒地仰起脖子，吱一声全部吸入嘴里。酒一入口我就知道坏了，娘娘！这啥怪味呀？简直要人命嘛！尽管把嘴里的东西一口全喷了出来，我还是被呛得不停咳嗽，眼泪鼻涕齐下，想哭都没机会。妈忙不迭地替我拍背，好一会我才哇一声哭出来。

妈狐疑地闻了一下酒盅，冲父亲嚷嚷：“你就给娃喝这个？”一向和气的父亲回怼道：“咋地？想让他和我一样喝了酒去淘井？”妈闭嘴不言，低头替我抹去脸上的鼻涕眼泪。

我从此知道，酒是世界上最难喝的东西，不但从此滴酒不沾，甚至闻到酒味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不喝酒是好事也是坏事，昨天跟客户王总谈一个大项目，晚上一起吃饭，当他知道我也是西府人，执意要与我这个乡党一醉方休。我赶紧解释自己滴酒不沾，他的脸色马上阴沉下来，嘟囔遇上了一个假乡党。原本和谐亲热的气氛被破坏殆尽，我虽懊恼却毫无办法，童年第一次喝酒留下的阴影，在我记忆里雕刻得太深，看见酒只有一个字：怕！

圪蹴在炕桌前独自喝酒一直是父亲的专利，怎么这时候想起来要跟我喝几杯？父亲的这通电话让我很诧异。

“爸，你知道我自小喝不了酒。”“你能喝。”父亲的语气很肯定，不知哪来的信心。“为啥？”“因为你爸能喝。”“你不是一直不让我喝酒吗？”“那时候是怕你不好好学习，走我的老路，淘一辈子井。”



湿地素描 周文静 摄

里捏着的合同让我的冲动倏然退潮。

我无奈地告诉父亲：“工作太忙了，没法回去啊！”电话那头的他显然颇为怅然，叹口气说：“拉不开栓就算了，你正在创业，就像梨树坐果，打扰不得。”

我安慰他：“不忙了，我一定回去看爸，陪爸喝两杯。”“好啊，那瓶好酒我给你留一半。”“爸，每次少喝点，喝点好酒，下次回去我再给你整几箱。”“好啊，还是儿子好。”他喜悦的声音里似有几分落寞。当晚，我梦见圪蹴在炕桌前一人独酌的父亲，心里莫名酸涩。

这通电话后约莫一个星期，小姨突然来电话说父亲找不着了。

我心急如焚，连夜坐飞机赶了回去。“你可回来了，快一天一夜了，哪儿也找不着，都把人急死了！”小姨见着我双眼泪汪汪的。

“到处都找了？”“寻遍了，乡上组织了二十个人，分四路寻出去百十里地，你说老头子一瘸一拐的能走多远，但死活就是找寻不见。”

“唉！”我急得在屋里团团转，最后无奈地蹲在地上捂住脸，泪水顿时溢出指缝。

“老姐走了后，老头子喝得比以前猛多了，时常会醉，这么大的雪，实在让人揪心啊！”小姨又哽咽起来。

“今天是元月六号，那昨天就是我妈的忌日……”我猛地跳起来，拉开门冲了出去，院里的积雪已经没过脚脖，我一步不停跑出院子，在几乎无人的街道上狂奔，出了村，凭印象沿着一条完全被雪藏起来的小路，一步一滑向山根奔去。

过了一条干涸的小河，上一个大坡，又拐过一个坳口，一条一人多高的塍坎延山势伸向远方，妈的坟就在塍坎下。我一脚高一脚低跌跌撞撞扑向墓堆。到了跟前，心猛地揪了起来，父亲一动不动靠墓碑坐着，头上身上堆满了厚厚的雪，连眉毛胡子上都是，犹如一个雪人，大衣却披在墓碑上，同样落满厚厚的雪。

经过急救，父亲终于醒过来了。“儿啊，你回来了？”他含混地说。我使劲点点头：“我回来了，爸！”“儿啊，拿酒来陪你爸喝几口。”我不禁愕然，都这样了还惦记着喝酒。

我犹豫道：“爸，我，喝不了酒。”父亲摇摇头：“你能喝，小时候那次，怕你喝酒不好好学习，一辈子像我一样给人淘井，就给你的酒盅里抹了芥末，几十年了，我心里总过意不去。”

听完这话，我先是哭笑不得，继而醉得一塌糊涂。

我不禁默然。父亲对我的学习的确一直非常上心，有段时间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好，我自作主张把铺盖卷从学校扛了回来。父亲提着顶门棍把我撵回了学校，他则戒了五年酒，直到我大学毕业上了班，他才重新捏起酒盅。

想到这，一股冲动从心底排山倒海般涌起，我想马上赶回家，和父亲面对面坐着，哪怕看着他喝酒。母亲去世多年，父亲也垂垂老矣，陪他的机会真不多了。

即将出门，手

蒸山芋

徐扬送

老家传统饮食“蒸山芋”，做法简单。生山芋拎到河里清洗干净。山芋有大有小，大的改刀切成两半，放进铁锅层层摆好，舀一瓢冷水，盖上锅盖，不让蒸气跑掉，抹布敷在锅盖漏缝，大火蒸烧。九成熟时，用筷子戳向大点山芋，如戳不进，还是生的，半生不熟的对胃不利，继续添火焖熟。片刻，掀起锅盖，香甜四溢。山芋蒸熟，锅旁的炉子和吊罐里的水也开了，一举多得。缺衣少吃年代，山芋是主粮，蒸山芋成了主餐。

蒸山芋，外软内瓢，粉糯甘甜。吃蒸山芋，无需筷子。大的一根一餐，小的装进碗里或抓在手里，边吃边说。刚出锅的蒸山芋，不要狼吞虎咽，烫嘴烧心。吃山芋季节，易长山芋膘，红脸挂腮精神爽，饱肚充饥心满足。剥下皮和蒂头放进盆里，喂猪喂鸡，充当饲料，丁点儿不会浪费。一旦腐烂霉变，或土蚕蛀蚀的山芋，不可食用，连家禽家畜也闻之生畏。

吃剩下的蒸山芋，切成片，放在筛子簸箕里，或摆在屋前河滩上晾晒，半干时，剪成条块，继续晒干，腊月一炒，成了黄灿灿、脆甜甜的山芋角，过年招待客人，拜年时“回箩”，皆是佳品。儿时，饼干糖食少，山芋角成了最普遍的不花钱的零食。

山芋除蒸着吃，熬糖，做冻米糖，晒芋片，还可以洗山芋，滤成山粉。一道山粉圆子烧肉，香香的，滑滑的，吃在嘴里，味在心中。

蒸山芋携带方便，上山砍柴，抓起两根蒸山芋放在围兜或衣袋里，饿了，啃几口，渴了，喝口山泉。人们出门挑担拉车，也会带上蒸山芋充饥。我招工进厂那年，临行前，母亲从厨房抓起两根沾有热气的蒸山芋，放进口袋里说：“肚子饿了，啃几口就饱了。”山芋伴随山里人，熬过一个又一个苦涩的年月。

“七长上，八长下。”这是山芋成长的农谚。三四月，埋下山芋种，盖上柴草，防冻保温。五六月，芋苗长到四五尺，两节一剪，秧苗不够，一剪一节。趁下雨，放下手中一切活儿，插秧子，冒雨一气插完。有时老天爷不作美，该下不下，季节不等人，挑水插苗，一边浇水，一边插，挑水浇苗，直至秧苗竖起耳朵，根部长出短须，芋藤在暴热中疯长，芋叶茂盛，随之，芋壮汁甜，就等着收获了。

秋末冬初，是挖山芋的季节。山芋粗糙浹皮，不显娇贵，但不经寒冷，挖出山芋，除当下食用，多余的适宜地窖储藏。平时，窖口用篾竹稻草盖上，防雨雪，防蛇鼠，以度荒月。只是地窖藏芋最长也不过一年左右。

三千多年前，山芋被东夷百越人带到美洲安家，大航海时代，哥伦布从印第安人那儿引进山芋带回欧洲，十八世纪前后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又将在中国大陆消失了上千年的山芋引入了中国，因从外国引入，山芋又名“番薯”，“番”就是指外国。

山芋有红色、紫色、浅紫色、白和黄色，山芋又名红薯、红芋、番薯、番芋、甘薯，北方称地瓜。山芋淀粉多，产量高，含有较多的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，人称长寿食品。2011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中国健康食品中，山芋列为12种蔬菜类首位。

山芋有抗癌、保护心脏、预防肺气肿等功效，还能补肾健脾，治便秘。但有糖尿病、胃病的人宜少吃。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山芋出售，也有外地引进的，可价格却翻了倍。

